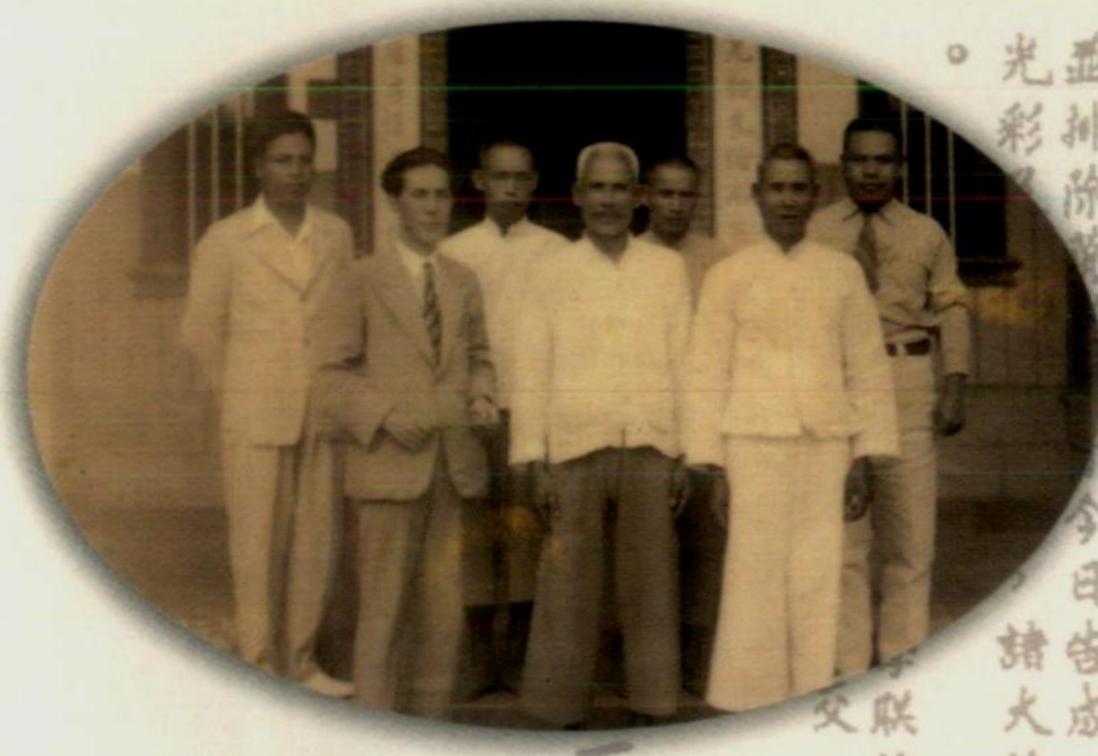


臺灣文獻別冊 11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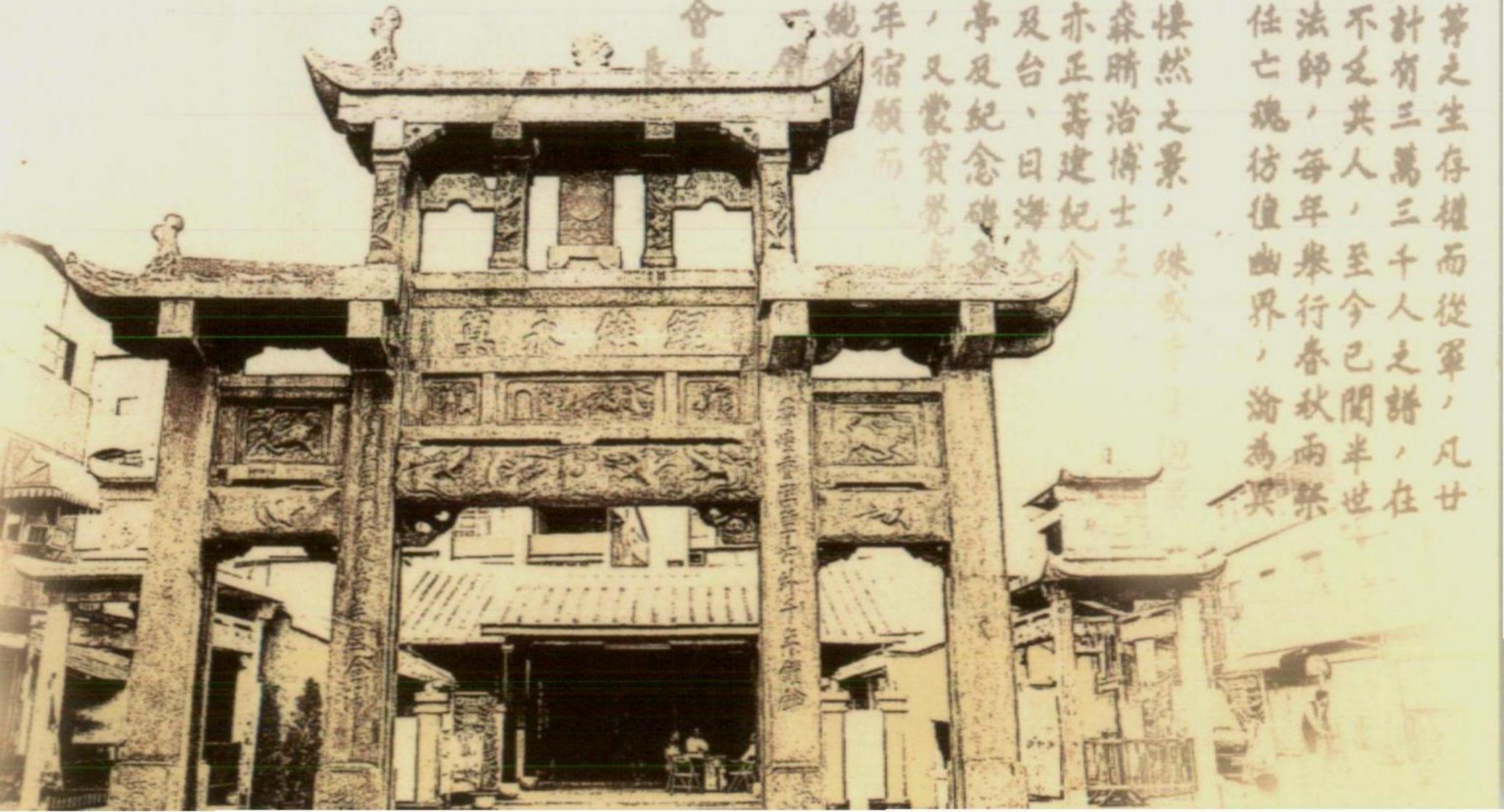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一月廿
 聯誼會總會
 父會 會 長

二次大戰，台省青年為求平等之生存權而從軍，凡廿一萬餘人，其中不韋斃於沙場者計有三萬三千人之譜，在台仆於空襲罹難或戰後亡故者亦不乏其人，至今已閱半世紀春秋，間經寶覺寺已故林錦東法師，每年舉行春秋兩祭，迄未中斷，惟未建紀念碑奉祀，任亡魂彷徨幽界，淪為異鄉遊子孤魂。

台灣南星會同學乃鑑于此一悽然之景，殊感昔日袍之情義，前蒙日本南星會前會長森崎治博士之慰故袍澤在天之靈，嗣聞海交會亦正籌建紀念商議同意合建，並獲日本南星會及台、日海交助解囊奉獻，籌建和平英魂觀音亭及紀念碑，俾則由日本同胞寄贈，尊為後靈，又蒙寶覺寺諸大德認為此一善舉，亦為其長年宿願而並排除萬難，今日告成，承蒙總幹事光臨，諸大德賜予一



目錄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風神接官有傳奇 2

文·圖／何培夫

草嶺佐佐木英之助招魂碑 10

文／陳文添、劉澤民



《灌園先生日記》中的人物

—林火藍、楊濱嶽 19

文·圖／林佳灵



淺談日本戰前特殊的

「華族」制度 23

文／陳文添·攝影／楊活源

臺灣文獻別冊 11

花蓮林田村日治時期遺跡 30

文·圖／潘繼道



慶祝獨立！ 44

文／李筱峰、伍麗華
圖／新豐國小提供



烽火渡亡靈—

台日海交會中元祭 47

文·圖／李展平



鄉土民情“寄藥包仔” 55

文·圖／聞健

臺灣文獻館典藏服飾

類文物賞析—馬面裙 59

文·圖／鄭惠美





文·圖／何培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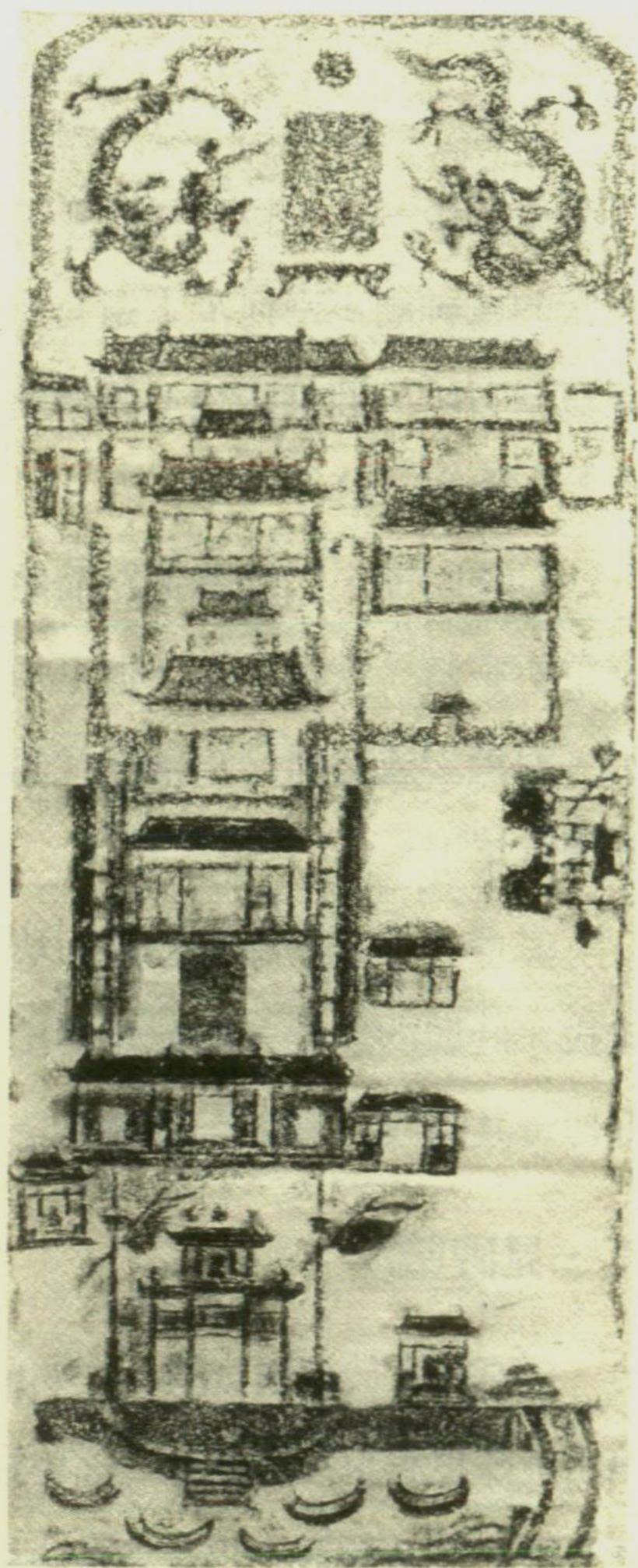
臺南市為清代臺灣府府治所在，歷史悠久，古蹟眾多；歷史（history）與故事（story）交雜混生，而有鄉野傳奇（legend）。

壹、風神護航·石坊接官

昔日臺灣府與安平鎮之間有臺江內海阻隔，全賴舟楫來往各地。清康熙末、雍正初年，府城渡頭已由大井頭西移南河港安瀾橋附近，俗稱「鎮渡頭」。及至乾隆四年（1739年），臺灣道鄂善在此創建風神廟，主祀風神以崇功報德、護庇臺海航行船隻的安全；並於廟內設置官廳與接官亭，做為內地往來臺灣府城、文武官員迎送餞別的地方，非常繁榮。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臺灣府知府蔣元樞大修風神廟，從其著作《重修臺郡建築圖說》中可以見到當時情形：「查臺郡風神廟，在西門外。凡自鹿耳門抵郡登陸及駕小艇赴鹿口配船往廈，皆必取道於此，蓋往來臺、廈之要津也。舊制前為頭門，內建正屋三楹為官廳；廳後之屋，供奉神像；後屋數楹，中奉大士。舊時廟制如是，凡往來文武官僚迎送酬接，皆集於此。」

蔣氏並建公館一所，「不但往來此地者可以安居，而迎送祖餞亦有其地，不必如舊時酬酢於神前，於昭虔妥神之道殊有得焉」；



圖版一 / 「風神廟接官亭暨石坊圖碑」拓本

以及碼頭建立石坊接官，以壯觀瞻；坊前砌有石階，方便登舟上岸。於是，風神廟與接官亭石坊形成府城的門戶，規模宏壯，

氣象改觀。

是役，重修碑記已失，倖存「風神廟接官亭暨石坊圖碑」，（參見圖版一）可以窺見當年景觀：出了府城大西門就是格局寬宏的風神廟，南河港上還有船隻穿梭、划過安瀾橋，並新建接官亭石坊，迎來送往。風神廟真是風光十足，曾被讚為府城「七寺八廟」之一。

日據時期，因開闢道路而將風神廟大半拆除。廟方乃就官廳重新整修，恢復奉祀，但是規模已大不如前；又由於滄海桑田，河港變成巷道、車輛取代船隻，風神廟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復當年！

二百多年來的風霜也將石坊蒙上一層灰暗，卻無法掩蓋其峻拔、壯麗的氣勢，而與陸續出土的清代石碑、膾炙人口的鄉野傳奇共同成為滄海桑田的見證。

貳、見碑墮淚

接官亭在於迎送官員，民間則是俗稱「接棺亭」而在於迎送棺木，卻也訴說移民社會「落葉歸根、返葬鄉里」的風俗。接官亭石坊有熱鬧歡喜，也有悲情哀傷！

近年整修接官亭石坊時，自鐘樓上覓得一塊清代石碑，可惜無落款年代與署名，僅僅銘刻「峴石」二字（參見圖版二）。考其意義，「峴石」乃來自「峴山之石」的典故：峴山在湖北襄陽



圖版二 / 「峴石」碑具有撫碑生情、見景墮淚的典故

，晉代羊祜鎮守襄陽，時常登臨，置酒暢飲。祜卒，後人在此立碑紀念，見者莫不撫碑生情、悲感流淚，故稱作「墮淚碑」。唐人有詩緬懷曰：「峴山回首望秦關，南向荊州幾日還；今日登臨唯有淚，不知風景在何山？」

接官亭石坊與「峴石」石碑彷彿寫下揮手告別、離情依依的景色！但是，由於滄桑變幻，昔日的河港變成巷道、船隻則被車輛取代，風神廟的地位早已不復當年，接官亭石坊冠蓋雲集的風光也已無影無蹤。「峴石」石碑更入藏於石雕陳列室，不再供人見景墮淚，徒留追憶。

參、勒碑垂後

近年來，在整修接官亭石坊附近道路（即南河港遺址）時，

陸續自地下出土七件清代石碑，計有：

1.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臺灣郡侯蔣公去思碑記」，李光第撰文，王喜、王弼、陳文達等士紳同立，用以歌頌清代臺灣府首任知府蔣毓英政績、懷念德澤。
2.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臺灣府海防同知洪一棟功德碑記」，洪氏卒於任內，海防同知衙署同仁勒石，追思長官、表達哀念，並頌功德。
3.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臺灣郡城各項建設捐題碑記」，共計四碑，首行銘刻「今將好義急功捐脩郡城、宮廟、壇塚、橋路、廨署，闔屬廳縣紳民、舖戶各姓名刊勒於後」，得見立碑昭示的意義。
4.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郡伯守愚萬公德政碑」，臺灣府知府萬綿前治績循善，榮陞福建省福州府知府，彰化縣商民為傳德政，勒碑以垂芳聲。（以上碑碣參見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之·臺南市（下）篇與補遺篇）

從蔣元樞所著《重修臺郡建築圖說》的描述與倖存「風神廟接官亭暨石坊圖碑」的刻畫，可以遙想當年接官亭石坊之前必是人來人往、船去舟返，一幅熙熙攘攘的景觀；去思碑、德政碑、旌功碑或紀念碑則羅列碼頭岸邊、昭示世人，足以令履新就任的官員亟思「有所作為」，並且勉勵卸任離臺的官員終將「甘棠遺愛」，甚至表揚急功好義的社會人士。

如今古碑分散於海安宮、大南門碑林與接官亭石坊之前，聊供記憶。前賢遠逝已久，所有事功盡付白紙黑字之中，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肆、鄉野傳奇

民間流傳著「千年鎖與萬年龜」的故事，據說：乾隆初年南河港出現水怪（即「黑龜精」，也稱「萬年龜」），經常興風作浪，危害百姓。四年，遂建立風神廟，用以鎮壓；風神與其部將雖然鎮住水怪四肢，但是水怪頭部仍然可以轉動、繼續吐水，阻擾航行。四十二年，蔣知府建立「千年鎖」的石坊，上置聖旨牌鎮住龜頭，石柱鎖住脖子；終於制伏水怪，從此風平浪靜。



圖版三 / 「鰲柱擎天」四字成為「萬年龜」的由來

仔細流覽石坊，文采豐美。蔣元樞所題南向橫額「鯤維永奠」四字，氣勢磅礴；又題北向橫額「鰲柱擎天」四字，壯碩有力。南向正間石柱鐫聯：「疊嶂重洋鞏內外千年鎖鑰，揆文奮武壯東南半壁金湯」，北向正間石柱鐫聯：「萬年聖烈奠南天牛女躔分舜野，一路福星迎北極風雲會際堯衢」；兩幅對聯亦出自蔣元樞手筆，充分流露昔日交通要衝、官場迎送、石坊雄據碼頭的氣氛。

如此傳奇，顯然是民間望文生義、不求甚解的結果。因為「鰲柱擎天」的「鰲」或作鼈，就是海中的大龜，所以就此誕生黑龜精（參見圖版三）。更因為對聯中「萬年聖烈」的贊頌，而將黑龜精雅化為「萬年龜」；「千年鎖鑰」的期許，而將石坊



圖版四 / 接官亭石坊宛如「千年鎖」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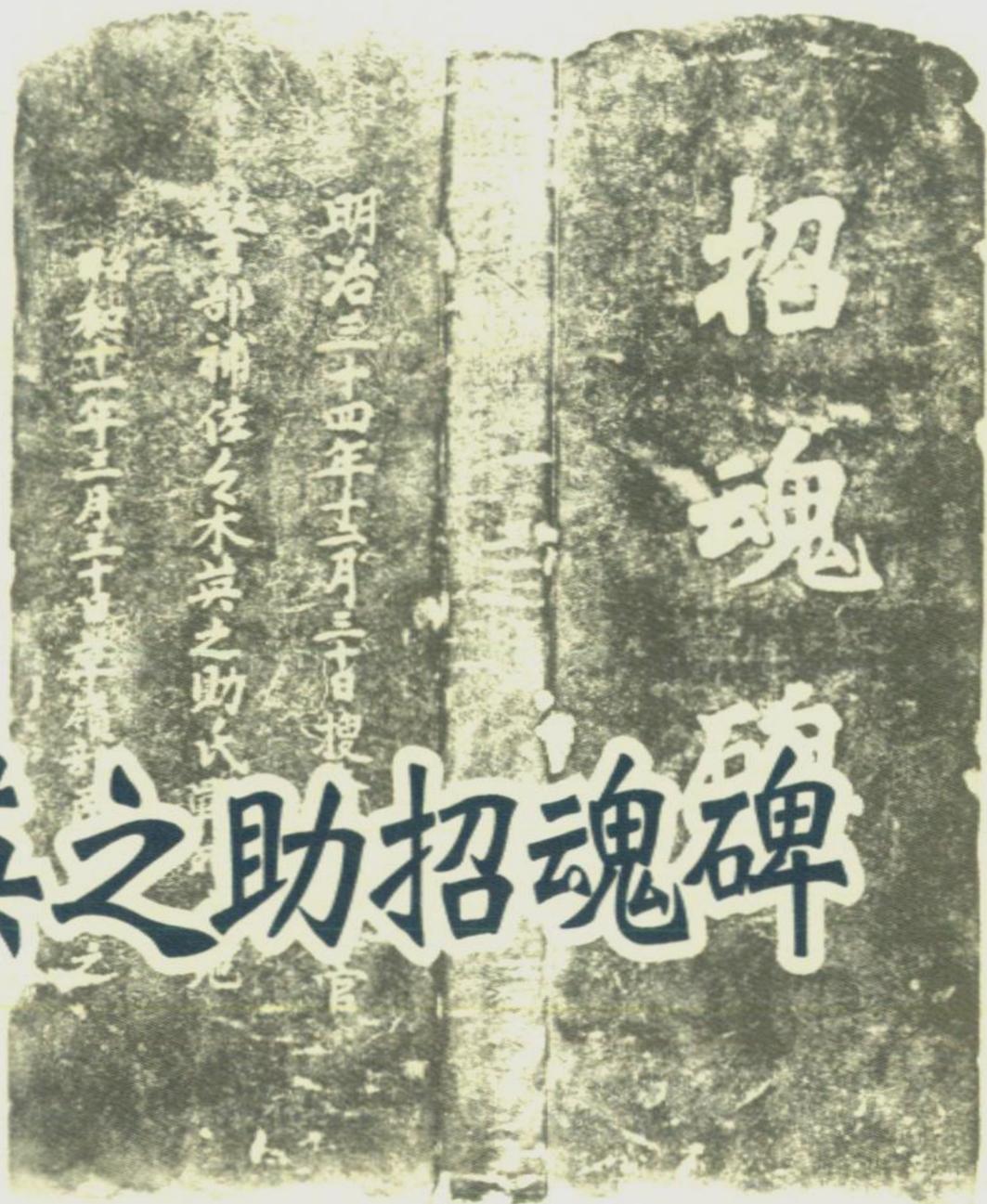
轉變成「千年鎖」（參見圖版四）。石坊頂置雙龍拱護、彤日彩雲的石牌，也變成了聖旨牌，更增加故事的合理性質。傳著說著，鄉野就有了傳奇！

伍、結語

無論是見碑墮淚，或是睹碑思齊，接官亭石坊一直是悲歡離合的歷史舞臺！風神廟前耆老閒話當年，依然樂道「千年鎖與萬年龜」；只是「鯤維永奠」的「鯤」就是海中的大魚，至今卻未能轉化成為另一個興風作浪的鄉野傳奇！

（何培夫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草嶺 佐佐木英之助招魂碑



文／陳文添、劉澤民

幾度尋覓林深處

民國91年12月本館陳研究員文添告知，報載草嶺發現招魂碑。經查原來是民國91年12月10日的報導，地方文史工作者余昭榮帶領雲林縣文化局長陳瑞德等上山踏勘。筆者因無法與余昭榮取得聯繫，一直未能前往摹拓拓本。直到民國92年12月15日筆者與陳文添直接到草嶺找余昭榮，余昭榮表示該招魂碑位於半山腰，並帶我們到山下，指出經過一年後上次前往的路徑，路跡已不明、草木更橫生，無法通行，除非僱工砍除，重新清出一條路。但僱工需要經費，只得作罷，寄望雲林縣政府整修此碑的計

畫完成後，再行採拓。我們雖然敗興而返，但中途拜訪葉武義村長，聽到他敘述其讀小學時，老師每星期帶領班上同學來招魂碑前跪地拜拜，聽長輩說，當時抗日份子設下陷阱，在現時紀念碑的上方以石頭綁住大石，當日方搜索隊通過時砍斷籐索，壓死日本人。

今年8月間，日本中京大學檜山幸夫教授再度到本館整理總督府檔案目錄，事前表示要利用工作之餘探詢日治時期遺跡。筆者與陳文添想起去年探詢未果的佐佐木招魂碑，建議檜山教授前往踏勘，經先期到草嶺外湖與余昭榮商談，余昭榮同意免費僱工開路，終於在8月6日出發成行。當日約集檜山幸夫、東山京子等14人及大屯文史工作室郭双富、本館陳文添研究員往草嶺出發，來到內湖往石壁明隧道前方，一行人從路左蓄水庫旁邊開始爬山，一開始並無明顯路徑，只是就地砍出一條通路，爬到一半後，可看到舊的石階形狀，顯然已接上當年往招魂碑參拜的步道，經過20分鐘的奮鬥，終於到達一個小的平台，招魂碑就樹立在該平台的左半側。陳研究員文添與筆者三上草嶺，為的就是一睹招魂碑實物，並為招魂碑做記錄，挖掘石碑上戰爭的故事，終於如願以償。但是當日行程緊湊，時間只夠拓印一次，拓印品質不甚理想，故在8月由本館陳專員惠芳、施繼翔與筆者再行前往採拓一次，終於順利完成（如圖一）。



圖一 / 本館陳專員惠芳拓碑上墨，是日值颱風前夕，忽晴忽雨，拓本在雨歇時搶作完成。（攝影：施繼翔）

該招魂碑高94公分、寬35公分、厚9公分，砂岩石材質，碑陽刻「招魂碑」三字，碑陰刻「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搜查隊指揮官 警部補佐佐木英之助氏戰死之地 昭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草嶺部民一同建之」共50字（詳見圖二）。石碑

立於基座之上，共有二層。（見圖三）據記載發現屍首處在衝突處岸下，如果岸下即是立碑之處，則當時戰爭之處應該在立碑之上方，但是草木茂密，只有另待機緣尋覓昔日戰爭場域。

碑中戰魂佐佐木

佐佐木英之助，日本鹿兒島縣人，生年不詳。明治31年（1898）6月24日擔任台北縣水返腳辨務署警部，33年（1900）4月24日，以母親病危、無人看護為由，辭去警部職務。明治33年7月25日（警察官與司獄官）練習所第四期甲科卒業，34年（

1901) 5月27日擔任台中縣警部補。35年(1902) 1月9日因資格符合並且勤於職務、業務嫻熟，升任警部，溯自34年12月25日生效。¹佐佐木於明治34年12月30日戰死，從人事命令發佈日期看來，這



圖二 / 余昭榮先生重新發現招魂碑時所攝，碑身爬滿附生植物，雖經除去，碑身仍可見爬藤殘跡。(攝影：余昭榮)

應該是其殉職後所做的人情措施。碑中稱為「指揮官」，即是擔任臨時組成之搜查隊第一隊指揮官，《警察沿革誌》中記載：「8月警察憲兵聯合搜索隊岩元課長指揮，警部補佐佐木英之助

¹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0598冊第38件、第9291冊第47件。



圖三 / 招魂碑拓本

、福元憲兵屯所長擔任副指揮官，在守備隊掩護下，繼續搜索，到9月仍然未捕獲匪魁。」²，從這段文字可知，至少佐佐木在八月即已參加搜索隊任務。招魂碑中仍作「警部補」有可能是草嶺庄民未能詳查人事資料變動，或是仍以死亡時的職務身份稱之。

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北市：盛進商事株式會社，昭和13年發行），頁451。

但佐佐木英之助到底如何死亡，在《警察沿革誌》中僅短短三行記載：「此日（十二月三十日）警察搜索第一部隊佐佐木警部補（英之助）以下，與莊義等兄弟四人率部下五十餘人，在蕃坪坑交戰二小時，佐佐木被殺，第一隊全數負傷。」³另在〈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岩本警務課長於三十一日十二時率警部以下巡察十九名，協同憲兵出張所長以下四名，皆為（作者按：都是為了）三十日搜索隊之一部佐佐木警部補衝突土匪被害，而並向該地進行。一月一日斗六廳長發電云『蹤跡不明之警部補佐佐木英之助死屍，已於一日午前十時發現於衝突處岸下，其首被匪馘去，帽及劍亦被掠奪，原田巡查蹤跡今尚未明。』」⁴這段文字只是說明發現佐佐木警部補的屍體，但並未說明該次戰役確切發生地點與經過。

在1月12日〈臺灣日日新報〉終於有較詳細的報導：「上午七時搜索隊第一隊隊長佐佐木警部補率領部下巡察十名，由外湖庄出發，在赴與石壁庄第二隊露營地會合途中，即行程四、五公里的途中，由三位本島婦女告知有二名攜帶槍械土匪，並指示其前往之處。一行乃立即改變方向進入山中，魚貫經過蜿蜒崎嶇小

3 同前註，頁455。

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5年1月7日。

徑。前行人員發現賊人監視小屋，乃試行射擊，未見敵蹤。至上
午九時左右，在距離鯉魚頂堡番坪坑約一公里餘之處，突然從前
面及右側高地處受到猛烈射擊，而一行人所在地是在斷崖絕壁之
處，隊伍根本不能分散開展，處於進退不得的窘境。在不得已的
情況下進行應戰，然賊人居於要害之地，且人員佔有五、六十名
之優勢。我隊不惟處於不利之地，且人員僅有十一人，終究難有
勝算。在兩邊敵人夾攻下，無路可退，只得鼓起勇氣應戰，敵方
彈丸如雨下，奮勇激戰二小時有餘。佐佐木隊長以下人員皆中彈
負傷，完全失去戰鬥能力。佐佐木英之助及巡查原田幾三則行蹤
不明。」從日方這一段文字可知，抗日人員採取誘敵深入、埋伏
突襲策略，先假裝露出蹤跡，引誘日方走上絕壁小徑，使日方
進退不得，經過激烈槍戰，殺死日方兩人。但〈草嶺派出所須
知〉「自內湖至草嶺以及內湖至石壁之三叉路，使婦女數名待
於路旁，引誘搜查隊，利用地形、再以亂石，以致搜索隊相當苦
戰。」⁵所描述的是抗日人員利用地形，加上亂石，顯然是以亂
石為主，槍彈為輔，所以《雲林縣志稿人物志》載「佐佐木遂
令全隊向絕頂搜索，未幾，絕頂亂石由上滾下，如萬馬奔騰，齊
投于倭隊，當場砸死佐佐木及憲警數人，負傷而逃歸者，僅三數

5 見〈草嶺派出所須知簿〉，轉引自仇德哉，《雲林縣志稿》，民國67年，頁31。

而已。」⁶ 到底是雙方激戰而死傷，或是誤中陷阱埋伏而亡，已不得而知。然〈臺灣日日新報〉未報導被石頭砸死而強化雙方激戰過程，似有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的用意，反正莊義等抗日人員沒有資源宣傳戰果，只有靠民眾口耳相傳。

誘而攻之是莊義

殺死佐佐木英之助的人是誰？日方的記載提及「莊義等兄弟」，到底莊義是什麼人，身為這一塊招魂碑的重要主角，當然有必要瞭解。莊義，《雲林縣志稿》載「本縣人，秉性機智，長於謀略，初與莊秀、莊琴、莊大頭兄弟四人加入鐵國山，為張大猷得力部屬。甚得柯鐵等信賴，太平頂之役，奮力鏖戰，為同儕所稱道。」⁷ 明治33年（1900）2月9日柯鐵死後，鐵國山瀕臨瓦解，莊義四兄弟率眾退入草嶺，集眾約70餘人，同年6月莊義等與屯駐在樟湖的原田元助少尉，激戰於內湖、石壁、竹篙水附近。經過佐佐木英之助戰死之後，日方改採謀殺首領的策略，雇用簡存、劉陣、林山、楊丁、洪進等五人為刺客，在明治35年（1902）1月22日上午1時，將莊義兄弟4人刺死，草嶺抗日勢力

6 仇德哉，《雲林縣志稿》，民國67年，頁31。

7 仇德哉，前揭書，頁30。

終告瓦解。所以此次戰役，可說是草嶺抗日勢力最後的經典之作，宛若燦爛煙火秀中最後一次閃亮壯烈而漂亮的結尾。

是非成敗憑誰訴

當然日方獲得最後勝利，在昭和11年（1936）3月30日由草嶺村民一同建碑，當然不可能由民間自行發起，可能仍是由官方主導。日方殉職者因招魂碑而留名，得享斯馨；抗日者處於劣勢，死後煙消雲散，未能留下記錄，留下的只是民間口耳間的傳說，傳頌著抗日的英勇事蹟。而當時被統治的草嶺村學子，迫於現實環境，只得定期前往招魂碑跪地拜拜。但二次大戰後，此一招魂碑亦被草嶺村民遺忘，埋沒於荒煙蔓草、雲霧飄渺間，只有當有心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再次擾動歷史的沈澱，這塊招魂碑再成為內湖石壁戰役的歷史見證，見證佐佐木英之助戰死異鄉，化作無頭之鬼，見證莊義的謀略善算，成就抗日壯舉，見證今人對陳蹟的遺忘與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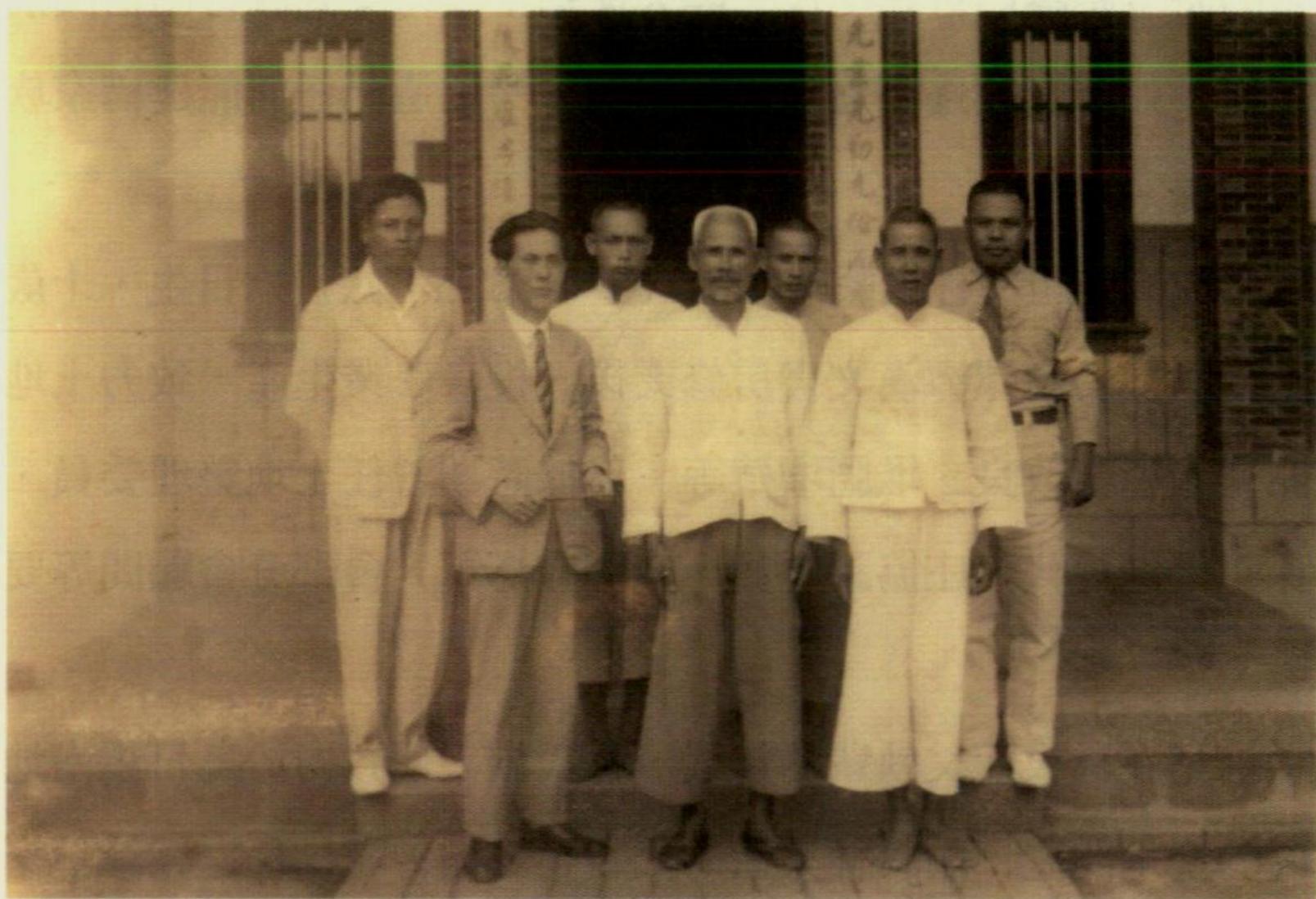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劉澤民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專門委員）

《灌園先生日記》中的人物

——林火藍、楊濱嶽

文·圖／林佳靈



【相片說明】前排左一為楊濱嶽、中間為林火藍、右一為林有義
後排由左至右依序為沈建煩、林水枝、林光炎、廖繼賢

林獻堂所著的《灌園先生日記》¹，是日據時期至光復年間，非常珍貴的私人資料，多元的內容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台灣史

1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第七冊。台北市：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日記中除了記錄霧峰林家家族的生活點滴，更有當時豐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的資料。

筆者在一次偶然機會中，翻閱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七），意外發現高曾祖父林火藍及外曾祖父楊濱嶽的姓名出現在日記中，頓時覺得如獲至寶，感覺和先輩的時空距離已近在咫尺，隔天便迫不及待又到圖書館借閱前六冊，如尋寶般逐字逐句仔細閱讀，深怕遺漏任何能建構家族史的線索。

先高曾祖父林火藍，明治八年（1875）八月六日生，十歲至十六歲於石螺潭漢文書房修業後，投身農業生產，致力土地開墾、種苗改良、堆肥增殖等。日據時期曾任土地整理委員、保正、區總代、庄協議會員、帝國在鄉軍人會郡分會顧問等要職。

早在林火藍父執輩的年代，林氏族人便致力於烏日溪南地區的土地開墾，由於林火藍的父親林文滔曾經擔任過霧峰林家農地租佃之「租管」業務，因此林火藍承襲祖業，原先靠贖田佃耕，有盈餘，則購置田產自耕。和宗族兄弟拓展農務，生活勤耕儉用。

在拓展相當規模的家業後，緊跟著20多位孫兒相繼出世。當時石螺潭的學子必須到咯哩公學校就學，因此林火藍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咯哩公學校的家長會長。在任期間除捐款助學之外，

也常捐贈設備器材。最值得一提的，日據時代電話裝設並不普及，裝設一具電話耗費昂貴，不是相當富裕的家庭，是裝不起的。而林火藍則因孫兒都在喀哩公學校就學，因此在自家還捨不得裝設電話時，便慨然捐款裝設了喀哩公學校的第一具電話，以供校方使用。由於林火藍為人敦厚，樂善好施，至今石螺潭地區老一輩的人提起「火藍伯」的事蹟都還津津樂道呢！

《灌園先生日記》於1931-1934年間，依筆者統計共有五次提及林火藍。大部分都是霧峰水利組合於役場樓上，開會議程及出席者的記載。雖然日記中僅有精簡的描述，但仍可以藉此勾勒出林火藍擔任霧峰水利組合評議會員時，和林獻堂先生為了阿罩霧圳水門設置或烏溪護岸工事討論時互動的景象。

至於先外曾祖父楊濱嶽，1894年2月12日生。日治時期曾擔任青年會長，兼台灣文化協會²及台灣民眾黨理事，喜周遊列國，後全家移居日本東京十年。至1946年才挈眷歸台。據1927-1932年間《灌園先生日記》共出現將近十次「會子培，適濱嶽亦在」這樣的記載。我本來覺得很納悶，為何每次林獻堂到台中

2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一個集新青年（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與舊仕紳的台灣文化協會，在蔣渭水的推動下於台北成立，會中並舉林獻堂為總理。文化協會的新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為了啟發民智，協會發行會報《台灣民報》，並結合知識青年力量，組成青年團體。

會晤楊子培時濱嶽都剛好在場呢？「子培」究竟是誰？在筆者好奇的請教祖母楊淑氣時，才恍然大悟。原來《灌園先生日記》中的「子培」正是林獻堂三子雲龍的岳父楊子培，也是我的曾祖楊濱嶽的叔叔，祖母楊淑氣的叔公。由於子培與濱嶽叔姪關係良好，居住的地方又僅有一街之隔，因此濱嶽有空的時候便經常到其叔父子培家叨擾。且楊濱嶽又因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關係與林獻堂先生熟識，因此可以感受到獻堂先生會晤親家子培，而楊濱嶽又剛好在場，如家人般的親切感。

歷史是一條不斷前進的長河，今日得以從家族珍藏的相片並輔以《灌園先生日記》的判讀中，重新將歷史聚焦，拼貼出家族史中遙遠而模糊的記憶，昔日場景已鮮明重現在眼前，這是最讓人興奮、探尋家族史樂此不疲的原因與動力。

此張相片攝於昭和十五（1940）年桂月，是楊濱嶽由日返台之際，到石螺潭順德堂會晤親家林有義（林火藍次子）時所留影。從相片中先輩樸實的穿著及打赤腳中，可以看見後方門聯家訓「克勤克儉」的傳家精神，令身為後輩子孫的我們有無限的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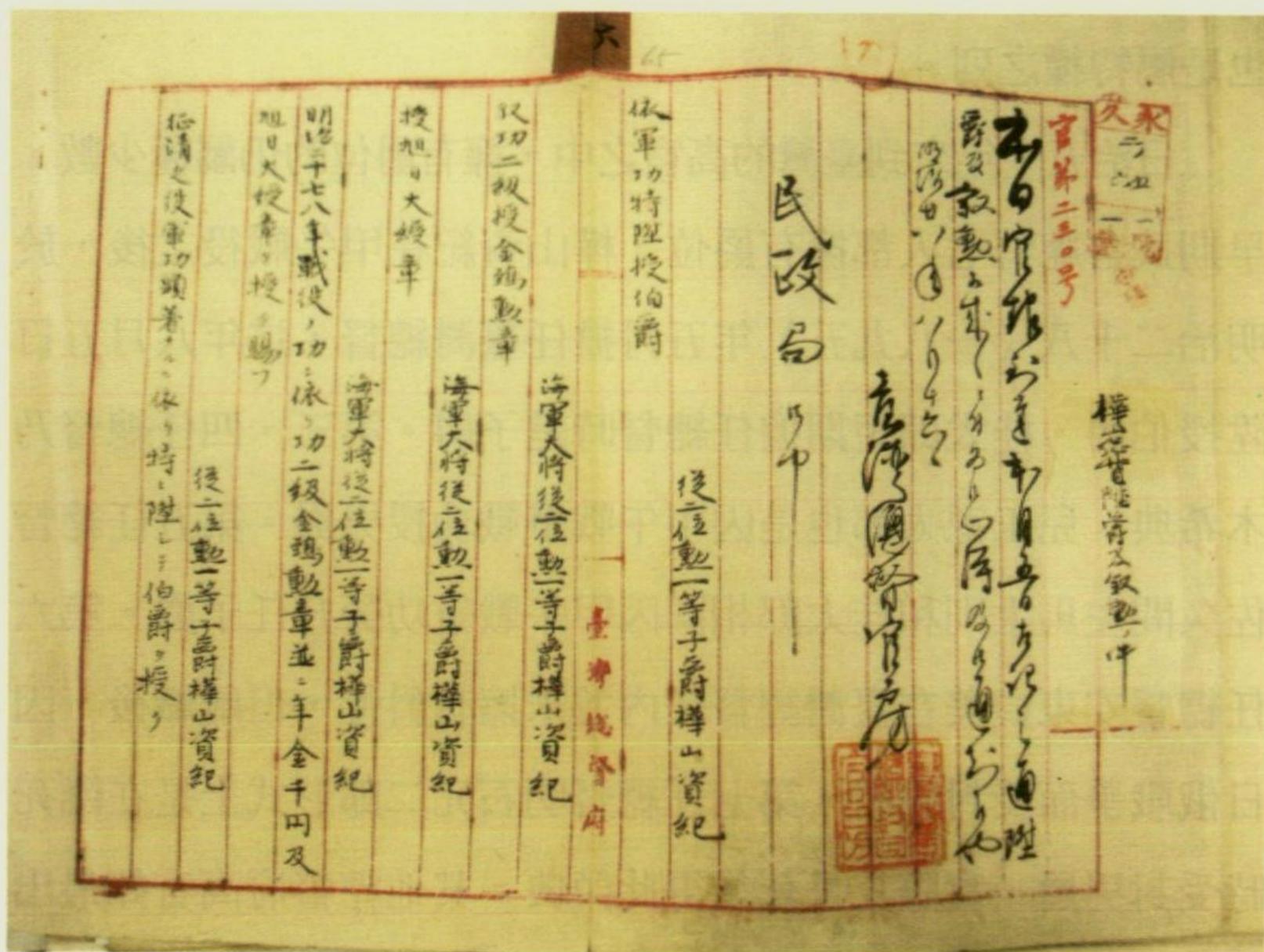
（林佳灵 現任台中縣大里市大元國民小學訓導主任）

華族原是朝廷公家家格中繼「攝家」五家，即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五家之後；第二等「清華家」，即西園寺、德大寺、久我、三條等九家的別稱，這時候是使用作為新時代貴族之通稱，並未再作階級之區分。

此項作法是明治維新政府；某種程度的保留舊時代的領導階層，消除彼等的不滿與反抗心，希冀藉由此作法平和的由幕府、諸藩體制，轉移為以天皇為中心的近代國家體制，自然的也寄望這些特權階級能夠成為維護天皇的屏障。

但是明治維新體制建立未久，隨著各種政黨的設立，要求議會政治的呼聲日高，制訂歐洲型式憲法的運動也風起雲湧，形成時代的潮流。明治政府雖以「超然主義」自詡，然而現實上，不和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領導的各反政府政黨進行折衝、妥協則政治無從運作。不得已在明治十四年發布將於明治二十三年設立國會的詔書。在此種情勢下，執政者準備將「華族」作為支持政府、提供政府執政所需人材的集團外，並且希望將來民選國會開議後，設立主要由「華族」組成的貴族院，以和由民選議員組成之眾議院相抗衡。因此乃在明治十七（一八八四）年七月，制定發布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華族令」。這新公布的華族令，對於敘爵條件在敘爵內規中有明確規定。如敘公爵者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由皇族降為臣籍之高級公家。○前已提及之五「攝家」。○德川主家○對國

家有偉勳者。可敘侯爵是○前述及之「清華家」。○德川御三家（封在名古屋、和歌山、茨城之德川三大藩）。○舊大藩。○前琉球王○對國家有勳功者。而這對國家有勳功者，也都是敘伯、子、男爵都有的一項規定。至於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當時擔任海軍大輔（次官），也是在這一年受封子爵。不唯政府高官、朝廷公家、德川舊時代諸侯，僧侶及神官亦有三十餘人受封男爵。但較之後來的封爵人物，像軍人、學者、實業家顯然居於少數。這些新世代的日本貴族，除有授爵時的下賜金及規定之定額年金外，在帝國議會中之貴族院中，公爵、侯爵可



樺山資紀就任總督後，因參加甲午戰爭功勳接受各種獎賞，爵位亦由子爵升封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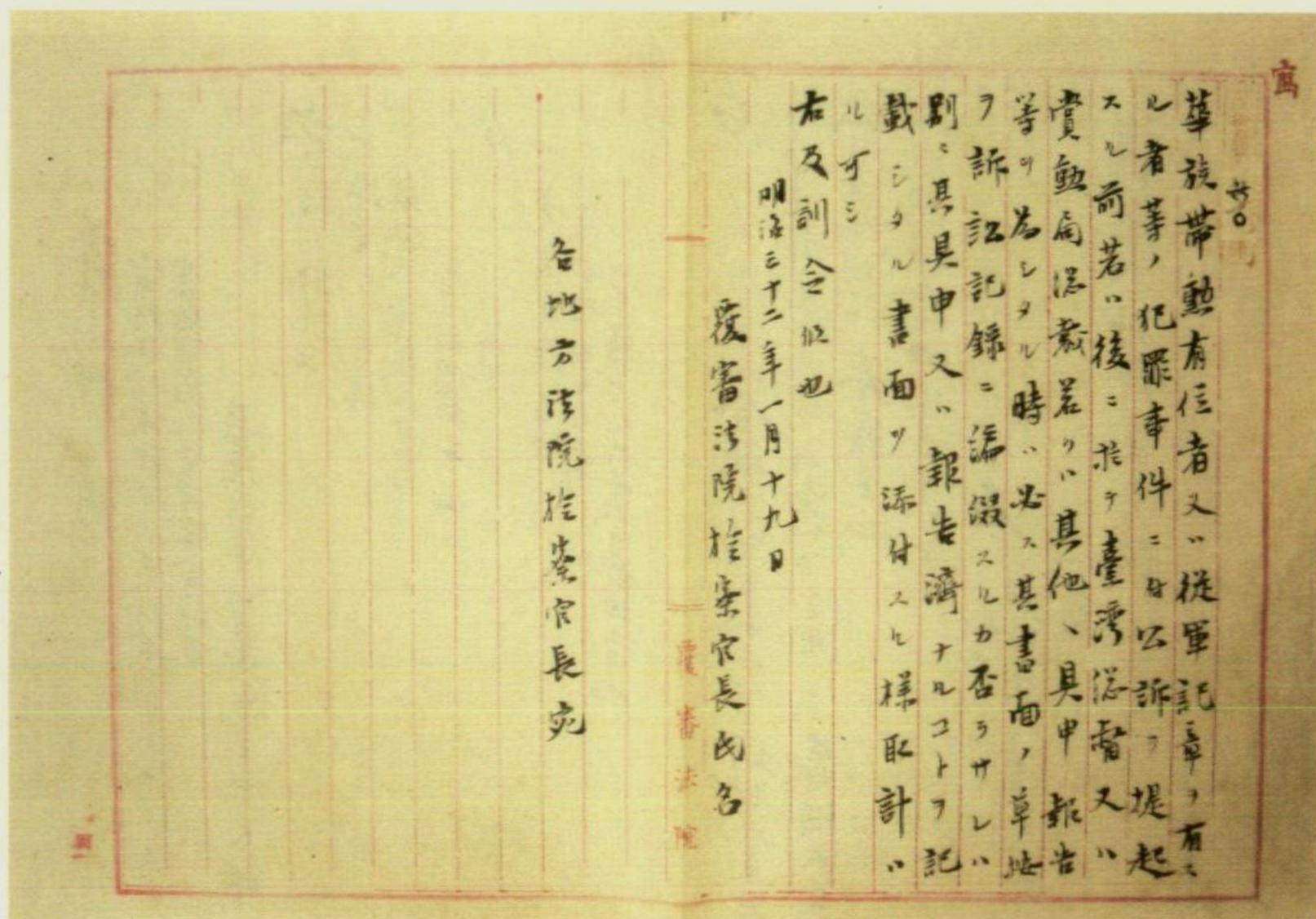
無條件擔任議員且可世襲，伯子男爵可互選擔任七年議員。貴族院雖另外有皇族、國家有功人員、有學識者、高額納稅人參與議會運作，但議事還是以華族出身人士為中心。

除了政治上、經濟面的特權外，在司法審判程序，相關機關在手續上亦有特別之處置。在教育方面，華族子弟可進入特設之學習院〈另有女子學習院〉。由學習院高等科畢業者，可申請進入帝國大學等其他上級教育機關。欲進入陸士、海官等軍事學校亦可特別通融。另外，華族出身者亦可為皇族的結婚對象，也可以為皇族之養子，這大概也可稱為華族特權之一了。除了上述之外，參加皇室行事、宮內省等特殊機關之就職，應也是屬特權之列。

日治五十年來到臺灣的高官之中，擁有爵位的仍屬極少數。早期武官總督七人都擁有爵位，樺山資紀在甲午戰役之後，於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五月擔任臺灣總督，這年八月五日陞授伯爵。桂太郎短期擔任總督時是子爵。第三、四任總督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也是因甲午戰爭戰功授男爵。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則和桂太郎相同因甲午戰爭功勞升任子爵。第六任總督安東貞美在臺灣總督任內並未擁有爵位，但離職後，因日俄戰爭而受封男爵。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形式上是在臨死時受封男爵，實際上是死後得此榮典。其他總督府高官如最出名的後藤新平，是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轉任滿鐵總裁之時，因

治理臺灣之功績受封男爵的。另外也有隨樺山資紀來臺灣的大久保利武，他是明治維新元勳大久保利通三子，來臺灣後擔任參事官、外事課長諸職務，並且兼任淡水支廳長。西元一八九六年初即陪同樺山總督回東京。在總督府任職期間，襲父蔭受封侯爵的是長兄大久保利和，該人病故後無子嗣。利武次兄已為牧野家養子，即後來任外務、宮內大臣諸要職，亦為戰後名首相吉田茂岳父之牧野伸顯。因之利和病逝，侯爵之位由大久保利武接任。

另外，有人誤認戰前臺灣人也有受封「華族」者，這應該是誤解進入學習院者或為貴族院議員即為「華族」導致的錯誤推論。戰前生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人，雖有少數人被頒授勳章，



華族提起公訴，在司法程序上須作特別之處理。

一一〇九
二八三四

然一五二六

寄附物件收受ノ義ニ付稟申
當總管内坪林尾支廳々々官舎並敷地
用トシテ別紙願書寫シ通リ寄附致度旨願書出
有之候、就ラハ寄附者ノ指定ニ付用途、使用
致度、且々收受、義、認可相成度、台
湾地方統規則第九條、此段、及稟申
候也

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一日

深坑廳長丹野英清

臺灣總督男爵兒玉源太郎殿



兒玉源太郎臺灣總督以華族個人名義捐贈在坪林土地建築物以作為官方宿舍。其係如何取得，有值得玩味之處。

寄附願
台縣周防國都漢郡德村千七百零地華族
當時台灣總督府官舎寄附
正三位勳一等男爵兒玉源太郎
寄附坪林尾庄
一 平屋 三棟
坪敷拾貳坪拾貳合五勺
此見積價格拾千圓
一 茅葺平屋 三棟
坪敷拾貳坪七合五勺
此見積價格拾千六百拾五圓也
右、自今所有之官舎、今般前託平家共棟、坪林尾支廳、
舍、茅葺平家共棟、同支廳宿舎用トシテ寄附致度、別
紙、平面圖相添、奉願、申、候、也
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右 兒玉源太郎
代理人 大津麟平
深坑廳長丹野英清殿

但並無任何人被授與爵位。

而在日本國內，這一制度亦因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實施新憲法，其第十四條明文規定不承認華族制度，而使實施了六十三年之華族令失效。但是因為舊華族和天皇家、宮家仍保存著緊密聯姻關係，現明仁天皇及德仁皇太子和民間人士聯姻是屬舊華族的一大挫折。但舊華族們在日本傳統文化的歌道、茶道、花道，以及大寺廟、神社等，靠家系傳承的領域上都居於領導群的地位。只是原由政治家、軍人出身的華族家系，則大多不能挽回日趨零落的命運。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花蓮林田村 日治時期遺跡

文·圖／潘繼道



林田神社原貌（翻拍自《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

一般人來到花蓮，當聽到「林田」的地名時，大多數的反應是「林田山」，知道「林田村」的並不多。林田山跟林田村都位於花蓮縣鳳林鎮，林田山是日

治時期以來重要的伐木基地，舊稱「森坂」（もりさか）。1918-1934年間，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在此以砍伐檜木為主。1939年時，日本政府為了取得造船及戰爭所需的資源，在林田山成立「林田山事業所」，將砍伐的木材運往日本。戰後改稱為「森榮」，轉為臺灣紙業公司管轄，1958年歸屬於省營的「中興紙業公司」，1972年，因砍伐工人升火烤野鼠不慎引發大火，延燒時間長達1個多月，使得面積達2000多公頃的森林元氣大傷。隔年，中興紙業公司將林田山交還給林務局，林務局將其併入「木瓜林區」管轄，1989年時併入「萬榮工作站」。



日治時期以來重要的伐木基地—林田山

林田村和林田山這兩個地方都保留了一些日治時期的建築物與故事，日治時期的林田村位於今鳳林市街的東邊與東北邊，隔清水溪、支亞干溪大溪灘與另一個官營移民村「豐田村」遙遙相對。日本當局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官營移民），是一

種有計畫的政策，而且背後負有重要的任務。¹當初的官營移民，有建立模範日本農村的意味，以使臺灣人見賢思齊，因此挑選來臺的日本移民條件，要求品行端正、勤儉而精勤任事……，並給予極優渥的待遇。²但從規畫到實施，時間過於倉促，第一年進行調查，第二年立即展開移民，故移民在移住初期出現不少狀況。

1 東鄉實，《臺灣農業殖民論》（東京：富山房，1914），頁333-391；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1919），頁16-27；黃蘭翔，〈日本官營移民村建設目的與居民營運組織——以吉野、豐田、林田三村為例〉，《守望東臺灣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8），頁220；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新店：國史館，2001），頁45-47。

2 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頁55。

林田村這片土地原本是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向總督府預約出售的許可地，後來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歸還總督府，乃充作移民的分配地。當年因為附近有很大的平地林，且有諸多適合水田栽種的土地，故稱林田村。³ 村內再劃分成南岡、中野與北林三個部落，南岡位於南方，其地形略微隆起；中野位於村的中央；北方稱北林，因與平地林相連而得名。⁴



林田村聚落分佈圖（翻拍自《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

大正二年（1913），伴隨豐田村移民收容設備、一些工事大

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61。

4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63。

致完成後，林田村也開始著手土地調查、完成區劃、確定農村的位置，並著手興建移民指導所、事務室、醫療所、小學校、警察官吏派出所、布教所、職員宿舍及移民家屋等。在測量及工事進行中，過去在「七腳川事件」（1908-1909年）後離開七腳川社的阿美族原住民，越過木瓜溪，由鯉魚尾（今壽豐村）進入平地林（今林榮山邊），在鳳林附近出沒逞兇，影響工事。不久，工事完成。

大正三年（1914）二月之後，移民指導所正式開始運作，⁵時間正巧是在花蓮港到瑞穗間鐵道開通的前後。第一次在南岡安置50戶移民，北林收容25戶。各戶配給1甲地，栽種甘蔗與陸稻。在林田村的周圍，有一大片菅芒野連接到平地與山林，野獸橫行，對作物造成極大損害，乃有人提議設置野獸防禦柵欄。完成之後，村內尚有一半地未開墾，柵欄內大片菅芒原間仍有野獸出沒，農作物依然受損，於是再一次將柵欄內的菅芒割除，至此情況才漸有改善。但移住當年的七月之後，遭逢多次的暴風雨侵襲，使建築物幾乎倒塌。同年底，總督府發放災害復舊費，於北林與中野又安置了60餘戶。⁶

5 花蓮港廳，《三移民村》（花蓮：花蓮港廳，1928），頁19；花蓮港廳，《花蓮港の産業》（花蓮：花蓮港廳，1935），頁51。

6 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19-20；花蓮港廳，《花蓮港の産業》，頁51-52。

大正三年（1914），林田村發生暴風雨，大正四年（1915）、五年（1916）又發生兩次的大旱災，加上因初期衛生條件欠佳而引發的消化道疾病，造成不少移民傷亡。例如以大正四年（1915）的統計數字來看，七、八月之際發生赤痢，罹患疾病的日本移民男子有63人、女子54人，經過預防消毒之後，患者逐漸減少，到了十一月才完全控制，但也造成13人死亡。而當年瘧疾、消化道疾病及恙蟲病也極為猖獗，當時村內人口約630人，每天患者達到30、40名，甚至到100名左右，該年死亡人數更達到54人之多，相當嚴重。其中以北林部落較嚴重，約半數以上的死者居住此地，其中更有一家全數死亡的例子；也有僅剩下小孩子的，也有的是在失去家中勞動的主力之後，在悲嘆中返回日本故鄉的。⁷日本在臺移民的過程可說倍嘗艱辛。

大正四年（1915）十月到次年（1916）十二月，南岡、中野各收容5戶，北林安置20戶，共計完成新移民30戶的收容準備，至大正六年（1917）三月底，移民收容工作大致完成。總督府原本下令以本年度為限，廢除林田村移民指導所，將本村移交給花蓮港廳管轄，由於灌溉排水及其他設施尚未完備，至隔年（1918）三月二日才以告示第18號宣布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廢

⁷ 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20-22。

止移民指導所，於村內設置花蓮港廳出張所，職司移民的指導工作。⁸

林田村的日本移民，以福岡縣人最多，其次是熊本、佐賀、山口等縣，也就是說來自九州與本州西部的移民較多。⁹當時設有林田尋常高等小學校，與移民指導所同時興建，因此移民子弟亦可立即就學，非常便利。

宗教信仰方面，林田神社成為守護移民的精神堡壘，內奉祀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及能久親王。神社位在南岡部落耕地中、指導所的南方（在今鳳林鎮大榮里復興路39號後方、菜根香小吃店的左前方）。大正四年（1915）六月六日舉行鎮座祭，¹⁰並定為此後每年例祭日。後來因這個時間正好是農忙期，加上天氣暑熱，在衛生方面也令人擔憂，因此，於昭和三年（1928）開始，將例祭日定為十月六日。¹¹在布教所方面，有真宗布教師在此駐錫，修習佛事，並時時為移民說教、開

8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350-351；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20-21；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頁136。

9 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21。

10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神社及社總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3），頁5。

1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318；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24；筒井太郎，《東部臺灣案内》（臺東：東部臺灣協會，1932），頁131-132。

導，給予精神上極大的安慰。除開真宗之外，還有其他宗派的信徒存在，包括神道實行教、天理教、真言宗、禪宗、日蓮宗、淨土宗、一向宗、法華宗等。¹²

在大正六年（1917）底，林田村土地分配約有546甲，平均每戶約分配到3甲5分。之後由於村內自治團體的訓練成效不錯，因此於大正九年（1920）廢止出張所，編入一般行政組織中。¹³在這些分配的土地當中，不適合農耕的土地，加上大正六年（1917）發生洪水而被流失等狀況，日本當局斟酌其程度及面積等事項，因而將土地的分配比例予以增加，結果在昭和二年（1927）底，每戶約達到4甲左右；昭和十四年（1939）底，總戶數173戶，人口733人，所屬土地包括水田、旱田及住宅土地，面積達到766甲。

在農作物方面，主要作物是水稻、甘蔗、煙草、甘薯、落花生……等。煙草是黃色種的，乃提供總督府專賣局製造販賣「ジャスミン」（茉莉花）香菸的原料。為了提供灌溉水源，大正六年（1917）、七年（1918）分別完成林田圳與清水圳，但大正六年（1917）的颱風影響到水利設施，因而大正十二年（

1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318；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24。

13 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24-25；吉武昌男，〈臺灣に於ける農業移民〉，收入《臺灣經濟年報》（東京：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1942），頁563-564。

1923) 新設林田圳水門，隔年(1924) 又修理清水圳，使得灌溉水量稍稍豐富，水田栽種逐漸擴張，而稻米也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¹⁴

日本當局原本打算藉由移民做為「同化」臺灣人的媒介，但在移民村內自己便是一個社區，有自己的教育、福利、治安、信仰中心，成為自給自足的組織，而與臺灣人隔離，因此，同化臺灣人的目標無異成為泡影。¹⁵但因日本移民分配的土地不小，而每戶的勞動力又不足，因此也招募鄰近的臺灣人前來工作，因而在部落附近遂形成所謂的「臺灣村」。到了昭和十六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部分農村青年被徵召入伍，使得勞力更加欠缺，因此臺灣人勞動力與日本移民村的互動更加頻繁；但終究是住在外圍，移民村仍是純粹的日本農村。

為了因應戰局的發展，當時在花蓮港廳境內興建4座飛機場，即：北埔(今新城鄉花蓮機場)、南埔(今吉安鄉仁和村防空學校附近)、林田(鳳林鎮南平里、北林里一帶)、上大和(今光復鄉大全村鎮平一帶)等4處。

根據耆老王天送回憶，在今鳳林鎮平善路進去不久，即是日

14 花蓮港廳，《三移民村》，頁26-27；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頁241。

15 孟祥瀚，《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1874-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118。

治時期筆直的林田機場跑道，附近雄偉的紅色建築物，就是以前修護廠及軍營的所在。當時經常都有6架零式戰鬥機及2架轟炸機在此。飛機出任務回來，即將它推到南平里西邊近山地區的森林中隱蔽起來。當年為了修建林田機場，曾徵調附近居民進行勞動，以人力來拉石滾輪，壓實飛機跑道，目前在北林里平順路的土地公廟旁邊，仍保有6個當時壓路的石滾輪，當地的客家老人在回憶這段歷史時，都說：「臺灣人的勞力被日本人壓榨最多！」



壓實林田機場跑道的石滾輪

戰後，日本移民離開了耕耘近30年的家園，附近的客家籍臺灣人進入移民村，接收日本人的房子及產業，但也改變了一些日式建築物的形式與功能。南岡與中野變成大榮里，並分別被稱為大

榮一村與二村；而北林成為北林里；林田小學校改稱為大榮國小，其附近仍可見到日治時期的派出所及倉庫。



日治時期警察官吏派出所



日治時期倉庫



中野部落的菸樓



南岡部落的菸樓



林田神社旁的日式民房

目前大榮里與北林里的道路，仍舊是棋盤式的道路，部分日式建築物與菸樓依舊矗立著，為昔日的日本官營移民史作見證。至於林田神社，在戰後一度成為忠烈祠，但後來被毀棄了。目前成為重型機具、車輛的修理廠、停車場，而水泥石板柵欄內的正殿、鎮座紀念碑及外面的鳥居、石燈籠等都被破壞了，相當可惜。



顏圮的石燈籠



田地中的石燈籠遺跡



正殿外柵欄尚存捐獻者姓名

走近神社正面觀察水泥石板柵欄，其上頭日本奉獻者的姓名被磨得無法辨識，但如果繞到側面及後方，則可見到每一塊石板上仍刻有當時奉



「東玉軒」門前的狛犬

獻者的姓名。神社中的狛犬（こまいぬ、高麗犬），據說有一隻被大榮里高齡90多歲的彭鼎蘭於數十年前救回。¹⁶而在鳳林鎮中正路一段352號「東玉軒」的門前，也有一隻狛犬站在那裡，不知是否來自林田神社？

16 李榮聰，〈本館園區陳列彰化糖廠金刀比羅神社石獅簡介〉，《臺灣文獻》54卷4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頁386。

其實，古蹟應善加保存與維修，因為它們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見證了歷史。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確實曾有日本移民在這裡奮鬥過，也確實留下開發的成果。如果善加利用，這些遺跡除了可以使我們與日本的殖民統治史對話之外，也可藉此激勵下一代愛護我們的土地，瞭解異民族統治的差別待遇，並進而珍惜目前我們所擁有的。而在歷史現場的一草一木，可能也會喚起昔日在此地奮鬥者深層的記憶，並使過去曾在這裡奮鬥的人找到他（她）們的腳印，補足記憶中的遺憾。

（潘繼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文／李筱峰、伍麗華·圖／新豐國小提供

慶祝獨立？慶祝哪一國獨立？台灣獨立嗎？統派先別緊張，獨派也先別高興！這不是在慶祝台灣獨立，而是一所小學的獨立建校。

1959年8月1日，屏東高樹鄉的舊寮國小新豐分校獨立設校，成為新豐國民小學。

簡單的校門用綠油油的榕樹枝葉妝點，搭成了壯觀的牌樓，右聯寫著「新校獨立喜氣洋」，左聯對上「豐碩成果萬代傳」，再看橫聯「慶祝獨立」四個斗大的字，高懸在牌樓上方，無不吸引路人引頸回溫其中的喜悅。這是村民最期待的日子。

牌樓矗立之地，是退還滾滾激流之後的乾涸河床。1944年，村民不等公家繁文褥節，在村長的帶領下胼手胝足挑戰巨石嶙峋的河床地。牌樓的背後，有六間搭竹桁、覆茅草的教室，這些木料是村民們以接駁方式，將原木從尾寮山上扛下來的。從二間教室的「分班」，到六間教室的「獨立」，村民心中滋長的喜悅不言可喻。

牌樓下有教育局余卯祥督學、舊寮國校楊有華校長、首任校長陳進超先生、教導陳增榮主任及新豐鄉親張阿遠村長、塗上先生、塗慶輝先生、陳鎮榮先生，大夥兒齊在校門口合照，留下了「新校獨立」的歷史見證。



沒有鑼鼓喧闐，也沒有酒足飯飽；沒有鞭炮轟鳴，更沒有綵坊高紮。謙卑內斂的新豐村民，選擇默默的抒發內心的喜悅，僅僅是一張合照就夠了。是的，所有的汗水已化成朗朗書聲，結繭的雙手，換來孩子們不用辛苦跋涉就能上學的幸福，這就夠了。新豐村民望著校門口「慶祝獨立」四個大字，心裡暖洋洋、喜喜孜孜，哪還在乎什麼慶祝儀式呢？

（李筱峰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伍麗華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國小校長）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五日

台灣南星同學聯誼會總會長
台灣中日海交會會長

二次大戰，萬餘人，其中
台仲於空襲罹難
記春秋，閩經
遊子孤魂，惟
情義，前蒙日
德故袍澤在天
同聲同氣，建
初解囊奉獻，善
則由日本同胞
大德認為此一
並排除萬難終
光彩及各界之
心，諸大德賜

一靈亡渡火烽

祭元中會交海臺

文·圖 / 李展平

緣起文

為求平等之生存權而從軍，凡廿
沙場者計有二萬三千人之譜，在
故者，其人，至今已閱半世
林錦章，每年舉行春秋兩祭
奉祀，任亡魂彷徨幽界，淪為異
于此，殊感昔日袍澤
之景，殊感昔日袍澤
治博士之示意，經雙方
亦正籌建紀念碑，經雙方
紀念碑各己座，觀音
蒙寶覺寺管理委員會
蒙寶覺寺管理委員會
登輝先生揮毫增添
之力，藉此聊表謝意

蘇竹山 敬題
楊淮清 敬述
葉子楓

臺灣文獻別冊 11 烽火渡亡靈——臺日海交會中元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二〇〇四年七月，一群著日本海軍制服，原臺籍日本兵、軍屬，披掛著六十三年歷史傷痕，戰爭慌亂腳印，在流變歲月中，猶打起精神，挺著年輕的腰桿，穿梭在秋風刮過眼珠，芒草掃過雙鬢的苦難時光，群聚在殉難碑前；從青春到垂垂老矣的容顏，從夢境到影像的兩種極端擺盪，海交會老兵們，在陽光高照的臺中市健行路「寶覺寺」，帶著內心哀傷與集體記憶，回溯六十年前的患難，彷彿是一場「出征」的告別演練，呈現歷史的光影。

午后，上百名海交會征員，在會長林德華帶領下，依序走進「和平英魂觀音亭—靈安故鄉紀念碑」，對於三萬多名殉亡伙伴，三萬多個體生命，如今只剩下無言的碑碣，及斑黃陳舊的



國史館張館長炎憲親捧上鮮果祭拜「寶覺寺」靈安故鄉紀念碑。

「原日本軍人、軍屬臺灣同胞戰歿者」名冊，老兵在面對自己的戰爭，雖超過半世紀沉潛，依然惦念那些戰友，亡魂漂泊幽界，淪為異鄉遊子孤魂；特於七月半（民俗稱：鬼月）備妥素果、糕點，遙祝英靈在天上人間，皆有良好歸宿。列席的貴賓有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臺灣文獻館館長劉峰松，張館長致詞表示：從太平洋戰爭到終戰後的二二八事件，五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悲劇不斷重演，作為臺灣近代史研究，深感沉重，他把大半時間投入田調、口述歷史，對劫後餘生及往生者家屬，有來自時間及思維的影像之間，更為複雜的循環關係，他們代表臺灣的殖民地悲哀，歷史應重賦予新的定位和意義；國史館及臺灣



臺灣文獻館劉館長峰松，於「和平英魂觀音亭」前發表感言。

文獻館正積極研擬明年為終戰老兵立碑紀念，恭請 陳總統蒞臨慰靈。接著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劉峰松致詞：為整理、研究太平洋戰爭史料，文獻館除辦理「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更系列舉辦戰爭經驗口述歷史報導撰述、太平洋戰爭影像賞析、臺灣戰時遺蹟勘考及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希望透過多角度的追索觀照，從老兵的記憶深處，召喚過去隱藏在區域歷史中潛在性盲點，肯定臺籍日本兵、軍屬的歷史位階，一群世代輪轉中的無奈軍人，如古希臘悲劇是一種靈魂洗滌和淨化，我們臺籍日本兵，代表臺灣子弟出征，不管喜不喜歡，常身不由己，國人應給予更大的關懷和敬意。

在莊嚴的祭儀進行中，兩位老兵升起臺日海交會旗，及一面久違的青天滿地紅國旗，代表兩國人民共維和平，友誼長存的決心。據臺中寶覺寺沿革誌：住持宗心大師生前發願於本寺興建萬靈塔，由日本靖國神社接運二次大戰陣歿之三萬餘名臺籍日本軍人、軍屬之靈骨回臺，奉安於塔內，以慰亡魂。借此大願未成，而大師已圓寂。心觀上人為此發願，誓必矢志完成。一九九〇年，由原臺籍日本退伍軍人組成之南星會、中日海交會數千名成員，在心觀上人協辦下設立「原臺籍日本軍海外陣亡紀念碑」。自立碑後每年十一月定期舉行祭典，參拜者除南星會、海交會成員外，有地方首長與交流協會代表多人參加，會中向海外陣亡者致最高敬意並祈冥福。



臺日海交會於中元祭升起一面國旗。



位於台中市健行路「寶覺寺」紀念碑全文。

「靈安故鄉」紀念碑的設立，對於臺、日觀光客，及臺、日海交會成員，自有非凡意義，它使我們下一代深刻反省戰爭的殘酷悽怖，生命、財產、生態在一片黑色煙霧瀰漫中燃燒，崩毀—破滅—通向孤絕死亡之路。寶覺禪寺秉持佛家「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與眾生共命情懷，同意建構歷史的傷痕，「靈安故鄉慰靈碑」成立七年來，與日本交流互訪，如日本靜岡縣西部，尾張，石川縣，北海道等海交會互訪，增加友好關係。會長林德華在靜肅哀傷的氛圍下，朗誦祭文：在南海的波濤，水漬人屍，荒島上屍身化成荒草，三萬三千條英勇的生命，降臨慰靈碑，我等戰友手捧鮮果、神酒、乞各位英靈祈世界和平，人類幸福……典禮現場播送合唱「海行がば」之歌，全員起立，



靈安故鄉紀念碑前，放置象徵性的靈位及「原日本軍屬、軍人臺灣同胞戰歿者」名冊。

臺灣在不同政權領導下，替人擔苦難，成別人侵略的「戰場」這種被奴役的歷史創痛，聚焦在烽火的歲月，更令人有椎心泣血之痛。會長林德華告訴筆者：別小看那頂海軍軍帽，經過半世紀早已破舊，他們仍珍惜保存，有的不堪用，就到製裝店請師傅特別縫製。

筆者有幸參與七月半盛會，加上負責「台灣人戰爭經驗」主題撰述，深層體悟：戰時體制下臺灣軍人悲情。尤其許多老軍

中譯：海洋之行，大家一起來吧。當節奏簡潔有力的進行，恍如瞬間跌入南洋戰場，古稀老兵頭戴原日本海軍軍帽，軍徽為船艦之錨，在烈日當空下，個個精神抖擻，難怪麥帥自況：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也許旁人對他們的「固守」歷史情境，有不同的解讀或褒貶，但回顧歷史，



高齡八十上下的原日本軍屬，在烈日下祭拜昔日叢林伙伴。中坐者為文獻館劉館長峰松（中）、國史館張館長炎憲（右）、陳組長聰民（左）。

屬告訴我：我們春秋大祭，皆是自己掏腰包合力完成，真怕過不了幾年，大家都走了，還有誰祭拜太平洋戰爭中的臺灣亡魂？說著，禁不住紅著眼眶。筆者想起日片《望鄉》描述日本妓女在南洋悲慘命運，這群在一九三〇年前，跟隨日商進入南洋拓墾妓女，等到日商顯貴，竟視她們為恥辱標記，將她們安葬後，全部墓碑皆背對故鄉，沒有一座朝向北方，是從此割捨同胞之情？或棄置歷史牆角？！總之她們生命遭遇，跟臺籍日本兵「用過即丟」的情況一樣，所謂「祖國」只是借貸的感情，它存在虛幻中，儘管她們非戰爭的幫兇，也都是戰爭受害者。

我們原臺籍日本兵，軍屬淪落在兩種統治權中，有人自喻為

鄉 土 民 情

“寄藥包仔”

文·圖／聞 健



圖片說明：「寄藥包」是古早常民生活裡的臨時急救站。

提起四、五十年代“寄藥包仔”的往事，現在「三年級」的中年人印象中，應該都還記得那一段藥包仔上面印有「蝦、龜、掃帚」圖樣代表氣喘藥的鄉土笑談吧。

話說五〇年代前後的臺灣都會區以外的大部份鄉鎮地方，醫院的建置及私人開設的藥局分佈尚不普及，一般家庭萬一遇到家人突然有個生病傷痛的臨時狀況，就醫買藥都很不方便也緩不濟急。那些年代裡，有種行業叫「寄藥包」，就是現在所謂的寄賣便藥仔(成藥)。由於藥廠為彌補當時還沒有完備的大、中盤及藥房行銷系統，乃自行僱用業務員直接推銷成藥至偏遠鄉間民居的賣藥方式，業務員背著大型提袋徒步或騎鐵馬走入羊腸小徑深入民宅挨家挨戶放置藥包，藥包裡面放著各式瓶罐或紙包包裝好的成藥，因為種類動輒十幾種，在一般人家未必短期內都用得到，同時業務員也鑑於農業社會多數家庭都是「銀錢三不便」不可能要求客戶一次全部購買，所以那些成藥不需要先付費，而是使用後再論件計費收錢，民間習慣上稱之為「寄藥包仔」。

「寄藥包仔」的藥包外型大致上是一個外表正面印有藥廠及經銷商名稱，背面則印有客戶資料的牛皮紙大藥包，至於內部的瓶罐或紙包包裝好的成藥，為了配合當時鄉間文盲居多，尤其老人家老花眼又兼不識字，要辨識印刷細小的藥品名稱和用途頗有困難，藥廠為了因應民間需求，特別請畫師以形象或寫

意不同圖樣標示藥品用途。同時，大藥包頂端側邊一角拴有繩子，各家平時斜斜地吊掛在比較醒目的牆面上，讓家人在必要時隨時取用，「寄藥包仔」曾經常見於民國五十年代家家戶戶，是普遍必備的用品。

至於藥包上藥品用途這一項，是以手繪的圖樣表示的。其中或寫意或象形標識各有不同，屬於「寫意」類的，例如治咳嗽藥就畫一對男女作狀咳嗽的樣子，治頭痛藥是畫一個男子以手扶頭作痛苦狀等等，樸拙寫意，讓不識字的老嫗童叟一看便知，肯定不會「吃錯藥」。最有意思的是，氣喘的閩南話叫「蝦龜掃」，這項疾病就很難以寫意方式傳達給患者了，可是當時的藥商卻很高竿，請畫師將「蝦、龜、掃帚」圖樣全以象形呈現，讓人一目瞭然，其實它的正式名稱是「喘息必寧散」。這些樸拙貼切以圖樣代替文字的藥品用途說明，真是「畫簡意賅」，蘊含著濃厚雋永的鄉土逸趣。

早期藥物不外乎是老藥包的「金德頭痛散」、「志明敷藥膠布」、「葫蘆斫造型的強胃散「金德救身丹」、「虎標萬金油」、治牙齒痛的青標「明通治痛丹」、治腹瀉的臭藥丸仔、「小兒利撒爾」，和後期的「黑斫仔標驚風散」、「黑貓感冒糖

漿」、「小護士面速利達母」，還有一些紗布及o k 蹦等等。
業務員每隔十天半個月來一趟，清點每家每戶所剩下的藥物，
點完之後，寫寫清單向客戶收錢，同時補上新品。

（聞健 公務員退休現從事文史工作）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臺灣文獻 別冊 11

編輯委員 / 戴寶村 李筱峰 林美容
 劉峰松 林金田 蕭富隆
 劉澤民 陳文添 林文龍

發行人 / 劉峰松

總編輯 / 林金田

主編 / 陳聰民

編輯 / 簡秀昭 李榮聰

美術設計 / 張仲宜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 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話 / 049-2316881-403·407 (分機)

傳真 / 049-2329649

電子信箱 / twhc@mail.th.gov.tw

印刷者 / 財政部印刷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